

大法會集 譬喻演說

胡進杉

—故宮宋本《大集譬喻王經》試析

《大集譬喻王經》不只是一篇富義理的大乘經典，也是一篇雋永的文學作品。

故宮藏本為鍾粹宮舊物，扉畫三葉為說法圖，計人物四十四名，表現充實陽剛之壯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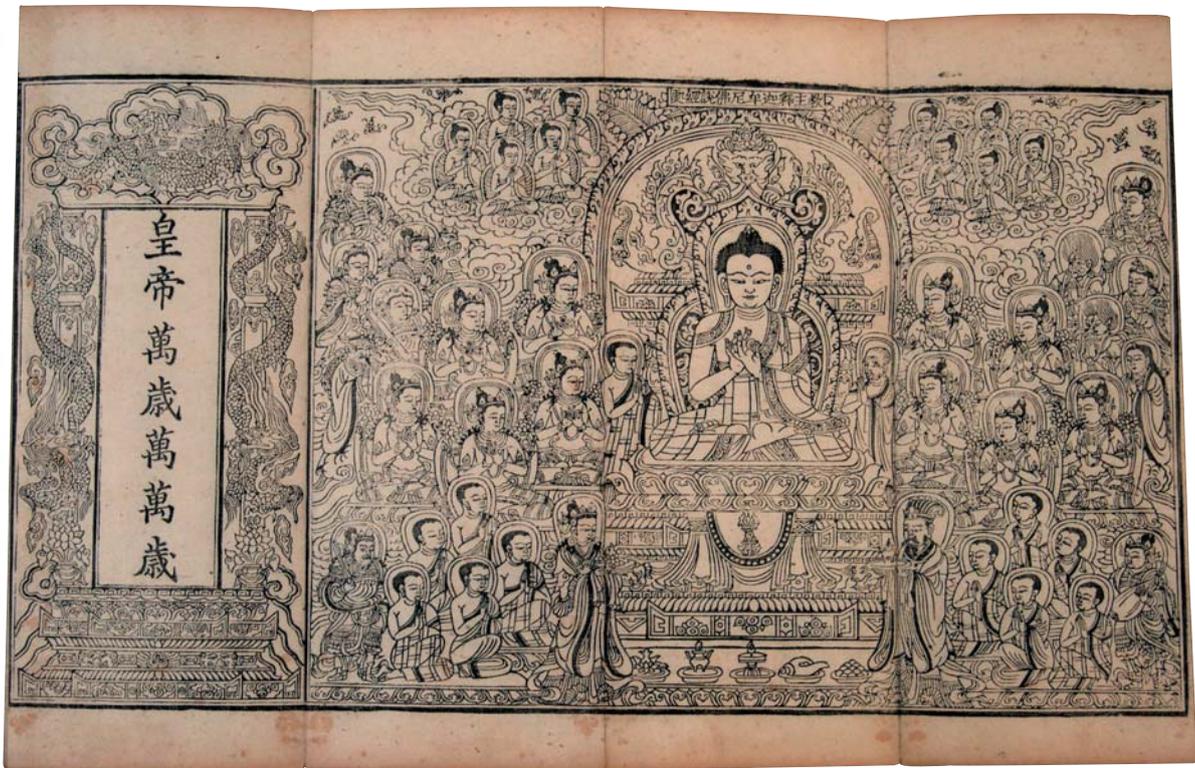
而作者認為經文與扉畫俱美，分屬於不同的大藏經系統。

漢文佛典浩如瀚海，我國佛經目錄學大師唐朝的智昇將其中的大乘經典，按性質和內容的不同，分成五個部類，稱為「五大部」，「大集部」即其中之一，本部以《大方等大集經》為主，收錄了同類的經典二四部一四二卷，《大集譬喻王經》是該經的別品。「大集」一詞為梵文mahāsamnipāta的漢譯，有二個意思，一是「大眾會集」，指聽法的菩薩、比丘等會眾非常之多；二是「諸法聚集」，指其內容涵攝眾多佛教教理，尤其是闡揚發菩提心、六波羅蜜、四無量心等大法門。「譬喻」，略稱「譬」或「喻」，為了使信徒易於理解深奧的佛理，利用具體的事物擬喻抽象的經意，或以自然景觀、世俗人事現象等，譬喻佛法中的某些事實，稱為譬喻，乃佛陀說法時所常用的方式之一，本經也是其中的一種。「王」有「最好第一」的意思，指本經

所用譬喻之妙之恰當為他經所不及。全經共上下二卷，不分明，就經典的形式來說，本經只有「正宗分」和「流通分」，「正宗分」指本經的正文，「流通分」位於經文的最後，敘說聽經的功德與弟子的信受奉行，即經文所說：

「佛說此讚諸菩薩摩訶薩功德法本時，無量阿僧祇無邊諸眾生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無量阿僧祇無邊諸菩薩摩訶薩善根熾然增長勸行成就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佛人等世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佛說此經時，尊者奢利弗，及餘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迦、優波斯迦、天、人、乾婆、阿修羅等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。」

此外，並無一般經典起始的「如是我聞，一時……」，作為敘述說經者、說經地、等內容的「序



圖一 宋本《大集譬喻王經》 卷上扉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分」。經文開頭就是「正宗分」：「復次說此法時，命者奢利弗從座而起，一肩優多羅僧伽作已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言……」，且推敲此段文句的語氣，應有前文，本經極可能是節錄它經的一段。其內容為釋迦牟尼佛回答弟子奢利弗（又作舍利弗）的提問，以譬喻的方式講述大小乘的優劣、菩薩行之偉大、法界平等無有增減、如何迴向及種善根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（無上正等正覺）等法義，舉例如下：

一、善雨喻：當雨下在瓜果五穀之田時，這種雨稱作「善雨」，因這雨能令莊稼豐收，養活百姓；同樣地，若欲法施時，對所有的人普遍予以法施，稱為「善與」，尤其對菩薩法施，則叫做最好的「勝上善與」，因菩薩能救度眾生，故此法施的效用最大。

二、花葉喻：在一水池裡長滿了優婆羅花，但人們都稱讚珍重它的花甚過它的葉子；同樣的，佛陀和聲聞獨覺都是在同一法界證得成就的，但所有的世間天人稱讚珍重佛陀甚於聲聞獨覺。

三、金釧喻：有個愚人拿上好金子請金匠做腳釧，金匠告訴他若作成戴在胸前的瓔珞，則萬人讚嘆，愚人不聽，堅持做個不起眼的腳釧；同樣的，金子就像人的「善根」，應該把它迴向於諸佛世尊所讚嘆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而不是只迴向於有量法中的聲聞地和獨覺地。

四、王子喻：有位王后生了八個王子，只有一個成

爲王，其他的只能作爲臣子，並非娘胎有所差別，而是作臣子的在往昔不種王業的善根所致；同樣的，在同一法界中，有人成佛爲法王，有人只得聲聞獨覺名位，並不是法界有過失，而是後者於往昔不作勝上善根，不迴向無上菩提，今世但行聲聞事，無如來功德，不具神通。

五、渡河喻：有二個人來到一大河邊，波濤洶湧無法過去，一人志力堅定四處求船，終於找到船，把很多人都渡到對岸去，另一人懶惰意志薄弱，只想在河邊休息，終究不能渡到彼岸；同樣的，有二人行布施，一個發心聚集善根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另一個只想得阿羅漢，前者已證佛果，爲無央數眾生說法，說法已，入無餘涅槃，而後者歷四禪，仍在非想非非天住，因此當知前者是大勤精進的菩薩摩訶薩，後者是懶惰少信的聲音。

六、大海喻：雖然世間所有的流泉池沼大河小河都流入大海，大海仍不厭足；同樣的，菩薩行六波羅蜜、方便遍智，對所有的善根亦不厭足。

七、坑坎園林喻：如同大地中的坑坎斷崖荆棘高險處，人們無法居處，聲聞獨覺也是一樣，自度自了，於眾生無所助益；反之，園林華池能供眾生享用遊處，菩薩能作爲眾生的歸依，去苦與樂，於眾生有用。

八、射師喻：若要學射箭，當接近請教射師，他會

教你如何張弓、握拳、搭箭、放箭；同樣的，學習菩薩道也要親近供養佛菩薩，他們會教你什麼是六波羅蜜多，什麼是普遍種智，什麼當學，如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植善根。

九、施燈喻：如果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樹木枝葉皆化爲燈炷，一切的須彌山、鐵圍山等高山皆變成燈具，而所有的湖泊江河大海皆注滿燃油，如果有一聲聞獨覺的小乘行人點燃這些燈以供養佛，他的功德是很大的；但是如果一個大乘行人，由於發了菩提心，雖然只是供佛一盞小小的燈，其功德大於前者。

十、滴水喻：有人將一毛髮的髮端分成一百份，用一份取海水一滴，此一滴水比起全部的海水可謂少之至極；同樣的，聲聞的智慧就如一滴水般的渺小，而菩薩的智慧卻如同海水的廣大，因他能成熟眾生，乃至帶領他們到最圓滿的涅槃境界。

總之，此經以譬喻的方式，深入淺出地闡揚大乘的殊勝，貶抑小乘的卑淺，鼓勵信眾迴小向大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讀來饒有趣味，因此它不只是一篇頗富義理的大乘經典，也是一篇雋永的文學作品。

本經的譯者闍那崛多(Jaragupta, 五二二—六〇〇)，北印度犍陀羅國的王族，自幼出家，二十七歲時來到中國長安，先後駐錫草堂寺與四天王寺，北周武帝毀佛，逃往突厥，隋文帝恢復佛教，



卷下 封面



圖二 宋本《大集警喻王經》 卷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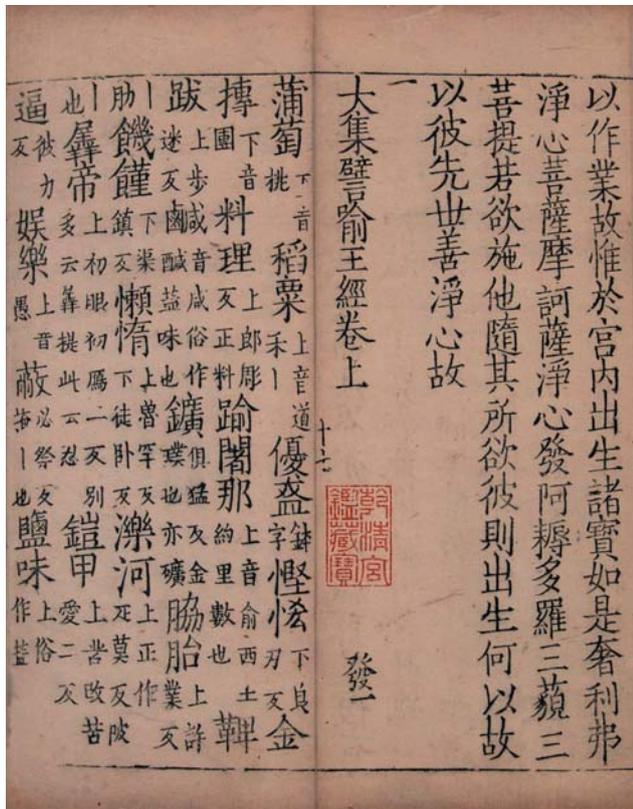
又遣使迎回洛陽，住大興善寺從事譯經，法師道性純厚，博通三藏，學貫五明，先後譯出《佛本行集經》、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等三十七部一七六卷，及梵文古書世典等二百餘卷，於佛教及中印文化的交流貢獻良多。

* * *

院藏《大集警喻王經》（以下簡稱院本），一函二冊，原為鍾粹宮故物，曾著錄於《秘殿珠林續編》。經摺裝，封面、封底為織錦裝褙之木質護板，封面左側黏貼題簽，分別楷書經題「宋本大集警喻王經」及卷次。每冊卷端有扉畫三頁及盤龍牌記一頁，以上四頁共一版，版框四周粗細雙欄，高二三·八公分、寬四四·二公分。牌記為一金剛座，其頂及兩柱分刻三盤龍及雲紋，中題楷書「皇帝萬歲萬萬歲」七字。扉畫二頁，為說法圖，題「教主釋迦牟尼佛說經處」，採中心構圖法，主尊釋迦牟尼跏趺坐於金剛座上，雙手結說法印，面部莊嚴寧靜，雙眼俯視下方，有桃形頭光及馬蹄形身光，金剛座背靠頂端有一金翅鳥，及二摩羯魚分列左右，最外為馬蹄形背光，背光正上有四片象徵菩提葉和貝葉之樹葉。迦葉、阿難分侍佛之兩側，金剛座前羅列花、香、燈、螺、果等五種供品，兩側刻相向之男女供養人各一，手持香爐、香花。虛空中天花飄灑，左右兩側各有五佛合十坐祥雲而來，代表十方諸佛，金剛座旁則刻聽法會眾，計菩薩、比丘、四天王、天龍八部等人。全幅共計人物四十四名，或立或坐，或褒衣博袖，或衣袈裟，或著戎裝，形神畢具，各盡其態。線條勁健，構圖疏密合宜，無臃腫之氣，而四周人物，眼神、形勢皆向主尊集中，整個畫面表現出一股充實陽剛之壯美。其次畫中主尊、諸佛、菩薩、比丘及金剛座，其姿

式、服飾、造型皆與傳統漢式屏畫不同，具濃厚之藏傳佛教版畫風格（圖一）。

經文印於「繭紙」上，繭紙為植物纖維紙之一種，因紙上纖維白細發光，交織如蠶絲而得名，每版摺為五頁，每頁框高二四·七公分、寬一一·三公分，六行，行十七字，字大約半寸，結字以顏體為本，偶參歐字筆法，尤以「乚」劃末尾帶隸筆上挑，乃歐字本色，整體筆畫瘦勁，無顏字的豐肥，版面疏朗。首頁首行頂格刻經題、卷次，其下刻千字文函號、冊次，如上冊「大集譬喻王經、卷上、



圖三 大集譬喻王經 卷上音釋

發、一」（圖二），下冊「大集譬喻王經、卷下、發、二」，次行刻譯者姓名「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」，三行起為本文。每版第六、七行或十二、十三行間，自上而下刻有小字依次標注函號、冊次、版數、刻工姓名：

卷上，共十七版

- 第一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乙、祖」
 - 第二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一、二、祖」
 - 第三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三」
 - 第四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四、祖」
 - 第五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五、祖」
 - 第六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六」
 - 第七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七、祖」
 - 第八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八」
 - 第九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九、彭」
 - 第十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」
 - 第十一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一、祖」
 - 第十二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二、祖」
 - 第十三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三、祖」
 - 第十四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四」
 - 第十五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五、祖」
 - 第十六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一、十六、祖」
 - 第十七版，只於尾題與音釋間刻版次「十七」
- 卷下，共十四版
- 第一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一、徐空」
 - 第二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二、二、空」



圖四 大集譬喻王經 卷下刻工姓名〈徐堅〉(局部)

第三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二、三、徐」

第四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四、堅」

第五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二、五、徐」

第六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六、堅」

第七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二、七、鄭」

第八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八、鄭」

第九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二、九」

第十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十、王」

第十一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十一、王」

第十二版第十二、十三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十二」

第十三版第六、七行間：「發、二、十三、以」

第十四版，版次「十四」刻於經文和尾題之間

「發」為「發」的草寫，「堅」為「堅」的草寫，「鄭」乃「鄭」的簡寫，「王」為「徐」字旁「彳」的隸寫，「以」為「堅」字草寫的省筆，「鄭」乃「敬」字缺末筆，或為省筆或避宋諱。

經文之後為尾題，最末是音釋(圖三)，即將本卷經文中難讀難懂之字詞列出，其下用小字予以簡單的註解，卷上共收字詞二十個，卷下九個，如「踰闍那」註云「上音俞，西土約里數也。」又如「阿蘭拏」註云「下尼加反，別多云阿練若，此云寂靜處也。」上下冊均鈐有收藏章，除「乾隆八璽」外，尚有「嘉慶御覽之寶」、「宣統御覽之寶」兩方，均為清內府藏書之印。

經上述之分析，院本的版本有下列幾個特色：

(一) 經題下有千字文函號，可知院本為大藏

本，非單刻本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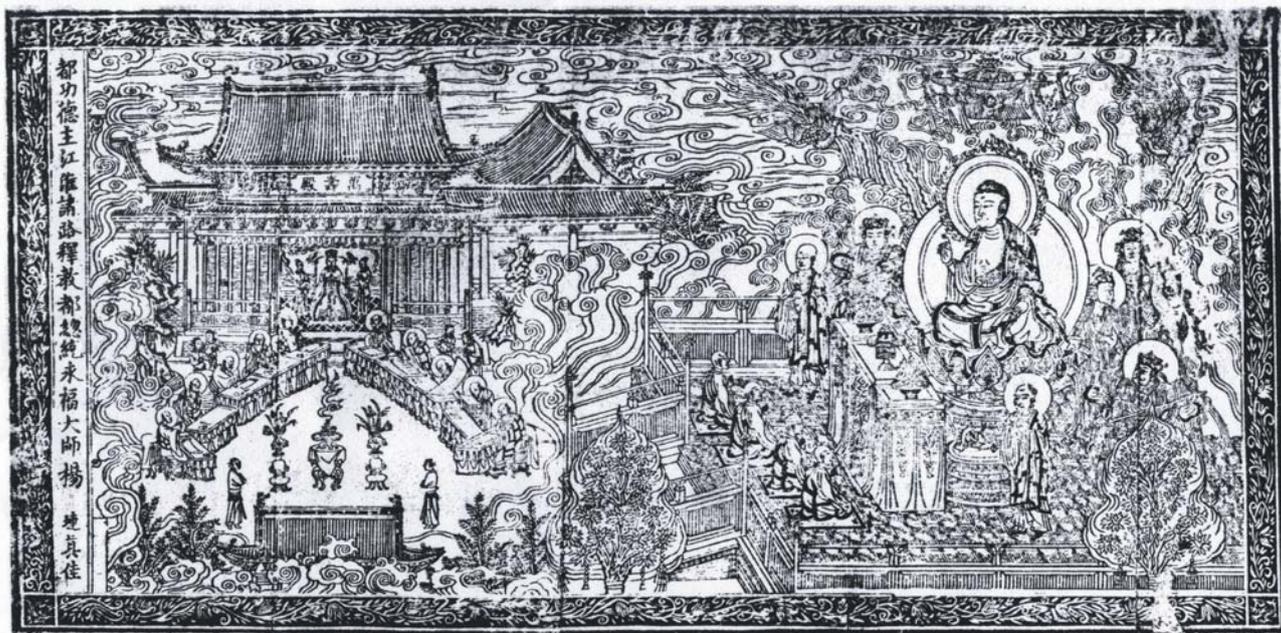
(二) 除兩卷之末版外，函號等小字標注，於卷上六、七行間者十版，十二、十三行間者六版，卷下六、七行間者七版，十二、十三行間者六版，整體而言，單數版都在第六、七行之間，雙數版於十二、十三行之間：

(三) 全經共三十一版，無刻工姓名者九版，餘有刻工姓名，計「祖」、「敬」、「徐堅」(包括徐堅、堅、徐、王、堅)、「鄭」、「王」五人，其中「祖」刻十版、「敬」一版、「徐堅」八版、「鄭」二版、「王」一版。以「祖」刻的最多，且都在卷上，「徐堅」其次，且都在卷下(圖四)。

(四) 院本上下卷均有扉畫，為藏傳佛教版畫風格，非傳統漢式形式。而所刷印的紙，雖與經文材質一樣，但較新，其刷印的時間明顯晚於經文。

* * *

故宮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》及《宋版書特展目錄》均將本書著錄為「宋刊思溪藏本」，《思溪藏》是湖州思溪圓覺禪院所刻的大藏經，該藏完成於南宋紹興八年(一一三八)，淳祐年間(一二四一~一二五二)又重新補板刷印，端宗景炎元年(一二七六)燬於兵火。據現存的《思溪藏》來比較，在版式上其卷首經題下只刻千字文函號，而無冊次，且行間小字僅「千字文函號、版次、刻工姓名」，與院本不同，且刻工名單也無「徐堅」，因此可以確定院本決非《思溪藏》本。



圖五 普寧藏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扉畫 鄭振鐸收藏

因徐堅爲宋元之際浙江一帶的刻工，而當時該地區刻過的大藏經有《普寧藏》、《磧砂藏》二種。前者刻於端宗景炎二年（一二七七），即《思溪藏》燬之次年，完成於元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；後者刻於宋嘉定九年（一二二六），完成於元至治二年（一三二二），共歷時一百零六年，其中屬於南宋嘉定九年至咸淳八年（一二一六—一二七二）五十六年間的刻本，只有全藏的百分之二十一，其餘近百分之八十的經卷都是在元大德元年至至治二年（一二九七—一三二二）的二十五年間完成的，並且是覆刻《普寧藏》本，因此與《普寧藏》幾乎難以區別，鑑別的關鍵之一就在於刻工的不同。現分經文與扉畫兩部分，將院本與《普寧藏》、《磧砂藏》作一比較：

一、經文部分：

《大集譬喻王經》在上述二藏中的千字文函號冊次都是「發一、發二」，和院本相同。《普寧藏》和《磧砂藏》的版式也都是每版摺爲五頁，每頁六行，行十七字，上下單欄，《普寧藏》版框高二四·二四·六公分、寬十一·三公分，《磧砂藏》以院藏《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二》爲例，版框高二四·三公分、寬十一·三公分，《普寧藏》除天、地、元三函每冊首尾之經題下僅標注千字文函號外，其餘的並標注冊次，其行間小注也標明千字文函號、冊次、版次，間或亦有刻工姓名，《磧砂藏》屬於未刻的也只標函號不記冊次，元刻者則加注冊

次，行間的標注亦然，且單數版都在第六、七行間，雙數版在十二、十三行間。再依據新文豐出版公司所出版的《宋碇砂大藏經》中之《大集譬喻王經》的書影（以下簡稱書影）來比對，書影上卷有十七版，除第十七版只於尾題與音釋間刻版次「十七」外，其餘小注在六、七行間者有第一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五等九版，十二、十三行間者有第二、四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等七版；卷下共十四版，除第十四版之版次「十四」刻於經文與尾題之間外，其餘在六、七行間者有第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一、十三等七版，十二、十三行間者有第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等六版，每卷卷末亦附有該卷音釋。院本與書影兩者的相異處甚多，茲舉數端如下：

1. 院本函號等小注之行間位置與書影不同。
2. 書影卷上首頁，千字文字號卷次「發一」的位置，介於隔行「等譯」二字之間，而院本的「發一」則與「譯」字平行。
3. 書影第一版六、七行間小字作「一、何刀」，院本則作「乙、祖」。
4. 書影第二版十三、十四行間小字作「發一、二」，院本作「發一、二、祖」，且書影之「發一」與第四字齊，院本則介於一、二字之間。
5. 卷下首頁，千字文函號卷次「發二」，高於隔行「譯」字，院本則低於「譯」字；次行譯者姓名，書影「隋」字與首行「下」字平行，院本則高

於首行「卷」字。

6. 卷下第二版十三、十四行間小字書影作「發二、二、何」，院本作「發二、二、堅」；第三版第六、七行間小字書影作「發二、三」，院本作「發二、三、徐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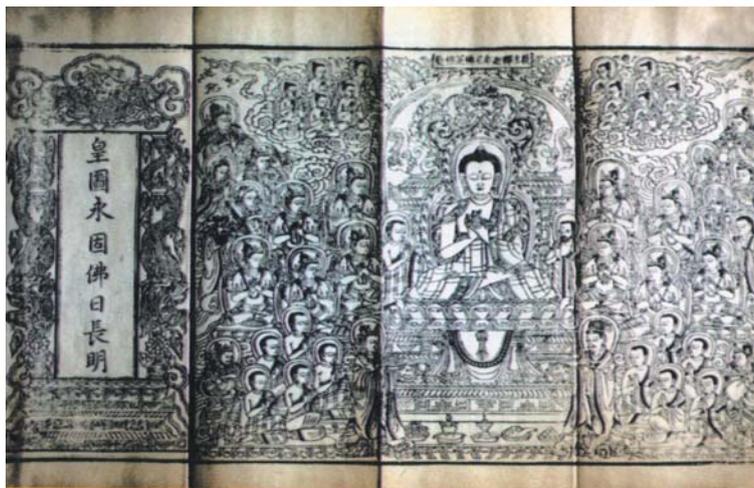
7. 卷下末頁第三行版次，書影作「十四末」，且高於下欄線五個字，院本作「十四」，則貼近下欄線。

8. 卷下卷末音釋，書影「筭」下小字「音童」二字並列，院本「音童」二字作上下行。

從上述版式、刻工等之不同，足證院本非《碇砂藏》本，而「徐堅」則列名《普寧藏》的刻工名單中，因此院本應屬《普寧藏》本。

二、扉畫部分：

現存的《普寧藏》本多無扉畫，據記載只少數印本有扉畫，如山西省圖書館藏《解脫道論》卷一前附有扉畫一幅，計一版四頁，版框高二六·六公分、寬四五公分，上下邊框是一·三分寬的蔓草紋花邊，第一、二頁是佛說法圖，三、四頁畫萬壽殿前僧眾校勘藏經的情狀，左邊有「幹緣雕大藏經板白雲宗主慧照大師南山大普寧寺住持沙門道安，功德主擔八師父金剛上師慈願弘深普歸攝化。」兩行題識，另外相同的扉畫於鄭振鐸收藏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也有一幅，只是左邊的題記改成「都功德主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楊連真住」（圖五）（按此圖原被誤為《碇砂藏》，實際上是《普寧



圖六 山西崇善寺磧砂藏 屏畫

藏》，因楊璉真佳是一二七七年出任釋教都總統，一二九二年死於任所，此期間也正是《普寧藏》的雕版時期，此屏畫是為《普寧藏》所作，顯然不可能為其死後多年才開始續刻的《磧砂藏》配制的；還有一種屏畫，是只有兩個半頁的佛說法圖，在聽法眾人之中，有兩個髡法狀的人物，其中一位的旁邊，刊雕著「總統永福大師」幾個小字。上述三種屏畫樣式全與院本的不同，可見院本屏畫並非屬於《普寧藏》本。

《磧砂藏》本卷端均有屏畫，據統計共有十一種樣式：

- (1) 佛說法圖六種，分別刻有「陳升畫」、「陳寧刊」、「杭州眾安橋北楊家印行」、「雍庭禮李氏施財」等題記；
- (2) 佛與喇嘛雙尊說法圖二種；
- (3) 佛說法圖與盤龍牌記，一版四摺頁，三頁說法圖一頁牌記，說法圖佛像上端近框處有「教主釋迦牟尼佛說經處」十字長形條幅，牌記中記「皇圖永固佛日長明」八字（圖六）；
- (4) 三頭八臂大權神王降伏螺髻梵王圖；
- (5) 阿彌陀佛說法圖，以上十一種屏畫，其構圖、人物造型均為藏傳佛教版畫風格，與院本的屏畫同屬一

系列，尤其是第(3)種，除「皇圖永固佛日長明」八個字改成「皇帝萬歲萬萬歲」七個字外，其餘幾乎完全一模一樣，足見院本的屏畫是應歸屬於《磧砂藏》本。

因此，對於院本《大集譬喻王經》的版本可試作如下之推論：

1. 它不是單刻本，是大藏本，經文與屏畫分屬不同的大藏經系統，經文屬於《普寧藏》本，屏畫屬於《磧砂藏》本。

2. 《普寧藏》是在普寧寺五任住持任職的期間雕造完成的，至元十八年四月至二十一年七月（一二八一—一二八四）如一法師擔任第二任住持時雕造了「姜」字函至「過」字函百餘經卷，屬於「發」字函的院本也就在此時刊刻完成的。院本刻工有「祖」、「敬」、「徐堅」、「鄭」、「王」五人，其中徐堅曾刻過《四明續志》，並在至元十七年（一二八〇）刻過本藏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因此《秘殿珠林續編》著錄院本為「宋槧」，是不正確的。而屏畫雕版的時間，極有可能是西夏人廣福大師管主八（*bkav-vgyur-pa*）於大德六年至十年（一三〇二—一三〇六）出任《磧砂藏》的「主緣刊大藏經」時命工雕版的。

3. 依院本紙張新舊判斷，原先只是《普寧藏》經版刷印成冊而無屏畫的經文，後來刷印了《磧砂藏》屏畫，並將其補接配制到前述經文的卷端，入藏清宮後加上封面、封底重新裝裱，成為現在的樣子。